

我的建築

My Architecture

文 |
藤森照信
Fujimori Terunobu
東京大學名譽教授

我作風獨樹一格的建築本質，包含了兩種建築。一是 1971 年於東北大學建築系提出的畢業設計，題為「橋——藉由幻視獲得真實想像的勒度氏之方法」。當時我寄宿在孕育仙台市的主要水脈、廣瀨川附近，走在廣瀨川河堤上約 20 分鐘左右前往大學的路程中，每每看到河川和河畔的污染就覺得心痛不已。洗衣店白濁的排水流入河川，河畔上滿是丟棄的袋子、日用品等塑膠製品和橡膠輪胎，往日的清流早已不復見。距今 40 多年前，當時，如水俣¹般因工廠排水導致嚴重海洋污染，或者像四日市一樣工廠廢氣造成大氣污染，都被視為嚴重公害問題，但是都市的河川污染並未如公害般帶來嚴重疾病，所以甚至無人討論。

我決心以廣瀨川污染作為主題，但是並沒有選擇一般設計可能的方向，例如整備下水道、河畔公園化、讓河川恢復往日可垂釣香魚或游泳的面貌等等。用這種修正性方向來解決近代化都市在近代化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不太符合我的個性。修正性的方向雖然務實，但無論在思想上或者在意象上都太乏味、嚴謹，欠缺趣味性。於是我先不管能否實現，試著從種種意象中摸索自己認為最理想的方向。

當時成為我仿效對象的，是法國革命時期的建築家克勞德·尼古拉·勒度（Claude Nicolas Ledoux，1736—1806）筆下的夢幻計畫案。例如球型的《守田人之家》（Projet de Maison de Gardes Agricoles）。當時，英國建築電訊（Archigram）的活動透過磯崎新傳入日本，我也聽聞了「步行城市」（Walking City）或「外掛城市」（Plug-in City）等夢想中的建築，不過並未受到直接影響。我自認為引領我形成畢業設計意象的應該是勒度。雖然沒有自覺，不過我想建築電訊的活動依然形成了整個時代的氛圍，協助我形成自己的意象。我在學習建築史研究時知道，年輕時看過的建築或設計圖，可能在不自覺中深深沈澱於網膜內、造成影響，所以也不敢斷言未曾受過建築電訊的影響。

提出廣瀨川重生這個主題後，我將實際的設計集中於橋樑。因為橋樑正是人類活動場域「都市」，和自然現象「河川」的交會點。在人類活動和自然現象的交會點上，架設一道具有革命性形象的橋樑。我定下這個方向後，開始面對製圖桌，可是筆尖畫出的卻老是些修正性的方案。比方說令一般的橋樑中央部膨脹，讓人們在此進行與水面相關的活動等等。

我可不是為了畫出這種程度的設計才坐在製圖桌前。著手畢業設計時，我已經多唸了一年大學，在這期間我接觸到古今中外的文學，對於文學家革命性的人生產生極大共鳴，因此對自己

筆下修正性的方案更覺得焦躁難忍。無數個日子，我每天走過廣瀨川河堤，往返於住處和製圖室之間，有一天，我在製圖台上研究著菱型平面橋樑。我企圖將菱型兩側尖角跨掛在兩岸邊，把中央膨脹部分作為建築使用。我停下畫線的手，緩了一口氣，不經意地看著那菱型，發現平面看來似乎隆起為立面。平面也可以變成立面，這嶄新的發現讓我鬆了一口氣。總算跳脫修正性手法、發現革命性橋樑意象的切入點，讓我那天終於能放心地走過河堤、回到住處。

隔天來到製圖室，我提起鉛筆試著組合同樣型式的平面和立面，畫了許多不同角度的圖，發現平面和立面還有許多不同角度的圖，看起來就像一整個旋轉體。「對了！不如把這紡錘狀的旋轉體當作橋樑！」在這之後的研究進展迅速。旋轉體會因風等動力而旋轉、支柱可能造成阻礙使人車無法進入旋轉體。要克服這些缺點，只要並排兩個旋轉體，以地面相連接即可。確定好這些部份後，我暫停設計。因為當時我已經四年級，到了該畢業的年份，但我決定再多念一年，學習法文考東大研究所，繼續鑽研建築史。原本第二外語讀的是中文，但中文並不能應考建築學科。我的畢業設計在找到基本方向後停手，之後的時間則協助好友完成他的畢業設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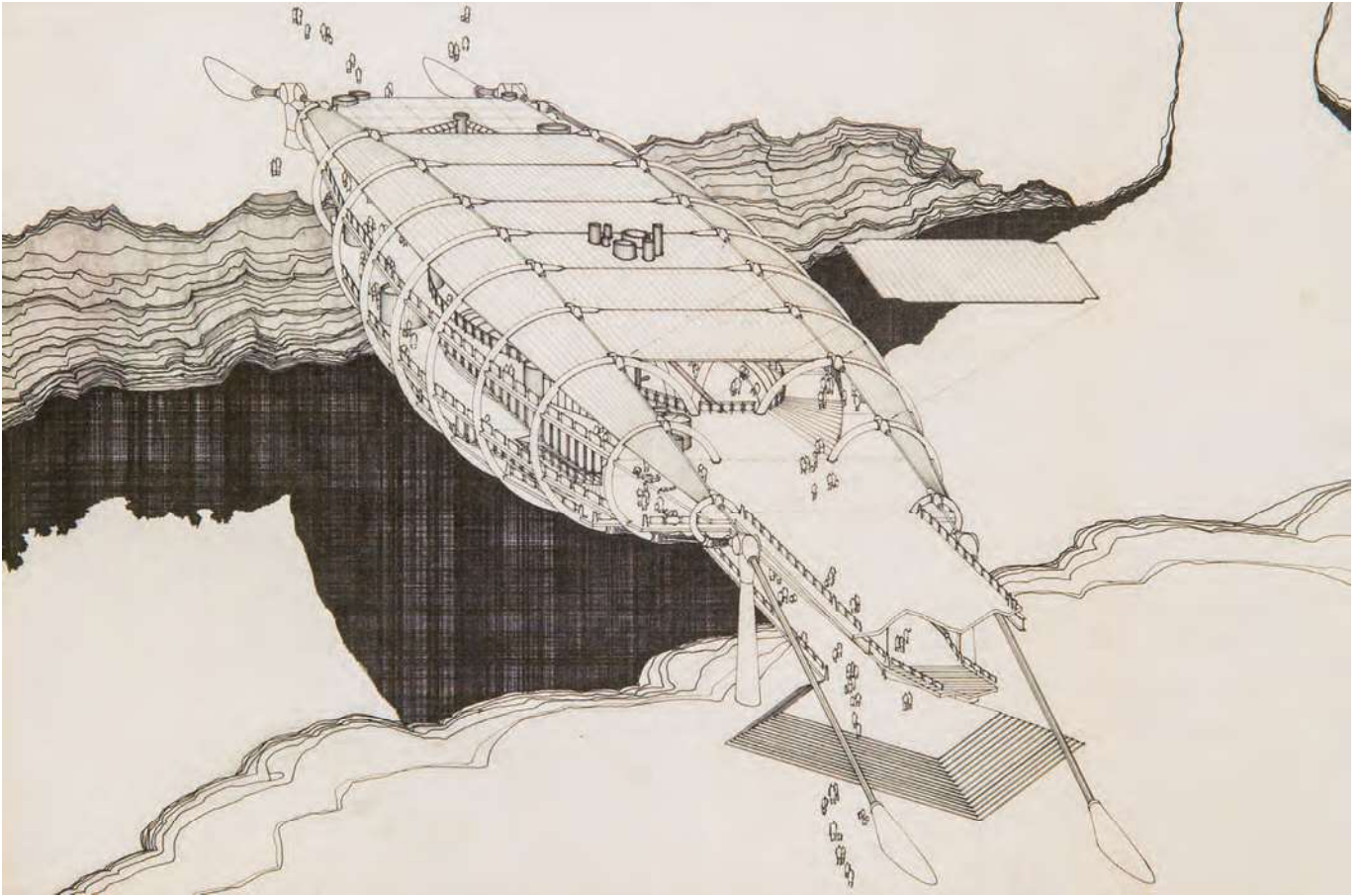
隔年我自學法文，念完教科書後一邊翻閱字典一邊閱讀勒·柯比意（Le Corbusier，1887—1965）的《邁向新建築》（Vers une Architecture）。等到確定考上東京大學研究所後，再次重拾去年中途停止的畢業設計，以極充裕的時間全力完成。儘管如此，我仍在熬夜第三天時，進入廁所一蹲下便昏迷倒地，還是因為跌倒撞擊的聲音驚醒自己的。

最後完成的畢業設計共由兩種內容構成。一是廣瀨川和周圍既有都市的關係，當河畔的植物和石頭越過堤防進入街道，開始侵蝕城市時，最後都市將會被植物所覆蓋、成為廢墟。另一個是橋樑的形狀，在當時算是運用科學技術的前衛設計。這種設計跟「步行城市」有共通之處，但這其實是我將平面立面化後、再令其成為旋轉體所產生的造形，並非意識到「步行城市」而設計。在既有都市化為廢墟後的背景之下，一方面回歸自然、野生，另一方面是未來主義式的科學技術。這項計畫企圖在意象中弭平 20 世紀人類、科學技術和自然之間的矛盾，因此我加上了「藉由幻視獲得真實想像」這個副標題。

之所以能夠傾盡全力在這個計畫上，是因為我已決定在此之後將離開「設計」這種活在現實的領域，走入研究過去建築文獻的「歷史研究」這個已死的領域。進入東京大學研究所往後的十餘年，我埋首研究日本近代建築史，忝有所成，也成為學術界肯定的建築史家，另外，研究的一環之建築偵探活動也在傳播界獲得認同。而此建築偵探活動的延長線上，讓我結識了赤瀨川原平、南伸坊、松田哲夫、林丈二，於 1986 年結成路上觀察學會，成為更廣為人知的報導工作者。路上觀察學會成立 3 年後，1989 年起我再次涉足畢業設計以來已封印的設計領域。

畢業設計後過了 19 年，我又回到設計這個活生生的現實領域，有內外兩個理由。首先，關於我自己的內在原因，在我決心從事歷史研究時，即立定了撰寫日本近代建築通史的目標。岩波書店於前一年（1988）決定了出版《日本近代建築》（上下集）。我心想，既然宿願以償，完成通史的撰寫後大可隨心所欲。至於外在原因，我的兒時玩伴神長官守矢家 87 代傳人守矢早苗，委託我設計即將在從小生長村落裡建造的神長官守矢史料館。當時通史的執筆已經決定，因此欣然答應。

神長官守矢家是代代相傳守護古老日本自然信仰的家族，他們崇敬有神明棲息的守屋山，進



畢業設計

行農耕時代以前與狩獵相關的祭祀。例如1月1日會以手工製作的弓箭刺穿青蛙，獻給神明；春初會將秋天獵獲、冬天冷凍儲藏的大量鹿肉或豬肉成堆地恭奉在神明前，那天人神會徹夜一起吃這些生肉等等。烹調的方法有「生鹿肉拌腦味噌」或者烤豬皮等等，都是自古狩獵民族傳下來的烹調法。我自幼就熟知守矢家這些信仰，本以為設計並非難事，馬上開始著手。

由於這種信仰在當地根深蒂固，我心想，可以使用當地民家的樣式，於是以前當地傳統雙斜面屋頂的樣式作為基礎，開始思考設計案。晚上以為不錯的方案，到了早上冷靜一看，又覺得不怎麼樣，開始想其他方案，晚上覺得不錯、早上又不滿意。重複數次之後，我甚至開始厭惡以傳統雙斜面屋頂為基礎這個念頭。對於自己媚於過去感到厭惡。

另外還有一種厭惡感。我意識到出身同樣地方的伊東豐雄、安藤忠雄，還有石山修武等歷史家同業和批評家的眼光，希望設計出不被他們笑話的成果，這又是一種讓我厭惡自己的理由。

不媚於過去，也不在乎現代建築家的眼光。「在自己出生長大的守屋山山麓，打造出一個湧現於自己內在的形狀。」當我下了這個決心時，心情十分舒暢，我開始尋找自己真正想做的建築到底是什麼。這時我剛好讀到一篇柯比意的弟子吉阪隆正在戰前研究生時代所寫的短文，誕生了大致意象，根據這個意象再添加些現實化的工夫，確定最終方案，於1991年實現。最後實現的神長官守矢史料館依照下列4項原則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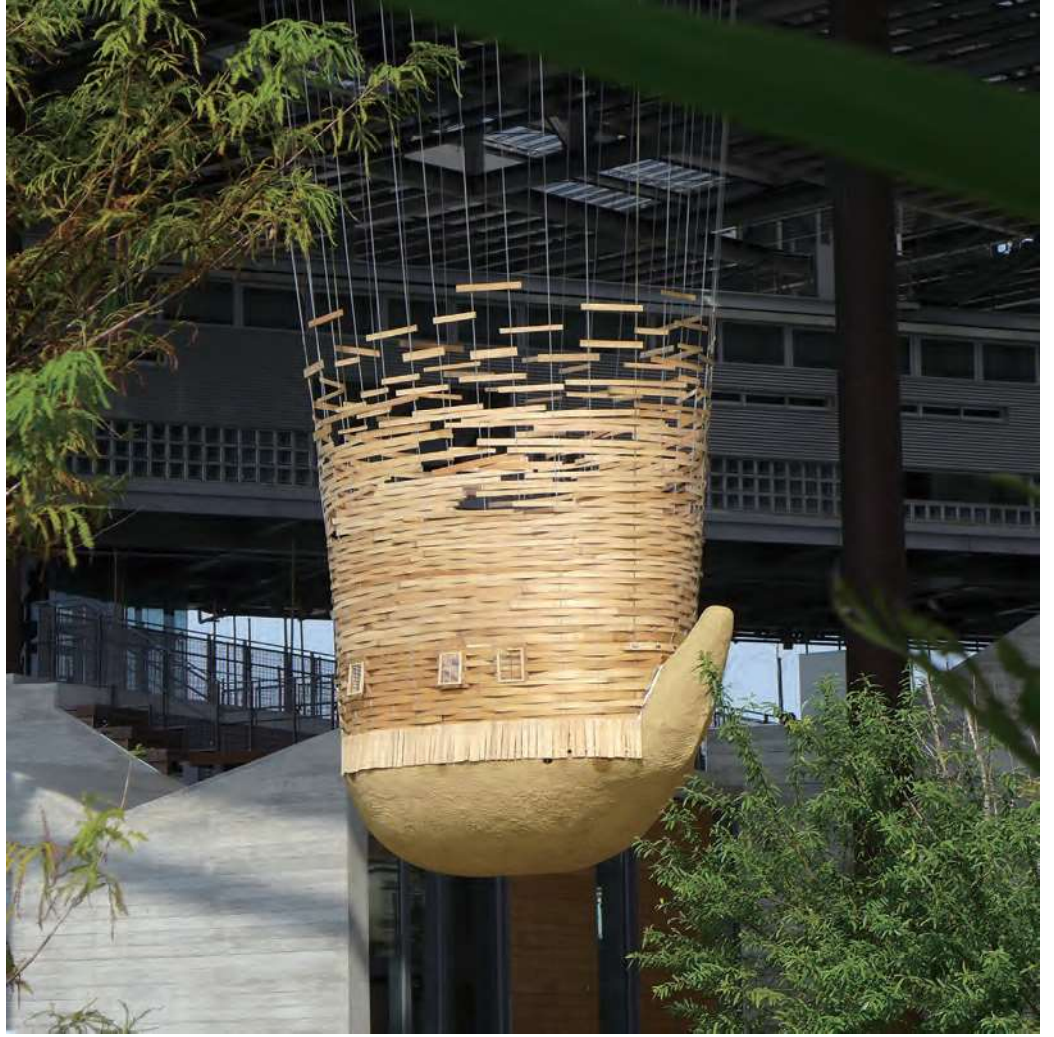
1. 不可類似於銅器時代以後成立的世界任何一種建築樣式。
2. 不可類似於現代建築中任何一位建築師的風格。
3. 積極採用現代進步的科學技術成果。
4. 眼見所及之處，採用土、木、石、草等自然素材。

基於1、2項原則，我的建築成為「國籍不詳」、「年代不詳」的表現，而3、4原則則形成了「給科學技術穿上自然外衣」的手法。依據這種原則所建造的現代建築可說史無前例，神長官守矢史料館完成時，建築界的反應多為「看不懂」，不過伊東豐雄、石山修武、隈研吾等少數朋友卻給與肯定，「雖然看不懂，但很有趣」。在那之後，我以每年一棟左右的速度持續創作。在這其間英國、德國、奧地利、澳洲、台灣也出現對我罕見手法的建築表示興趣的業主，點點滴滴累積至今。



神長官守矢史料館

1 1956 年左右於熊本縣水俣市附近發生了汞中毒的公害病。



老懂軒，宜蘭羅東文化工場，建材為檜木、木材、鋼材、FRP，2013年11月17日完工。可容納約8人的茶室，攀梯進入。